

商務印書館語言學出版基金



中國語言學文庫

第三輯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的 音韻演變

CHAOZHOU FANGYAN YIBAI DUONIAN LAI DE YINYUN YANBIAN

徐宇航 著



創刊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第十卷

商務印書館語言學出版基金

《中國語言學文庫》第三輯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的 音韻演變

徐宇航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的音韻演變/徐宇航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8

(中國語言學文庫, 第三輯)

商務印書館語言學出版基金

ISBN 978-7-100-15627-1

I. ①潮… II. ①徐… III. ①閩南話—方言研究—潮州 IV. ①H17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97832 號

權利保留, 侵權必究。

CHÁOZHŌU FĀNGYÁN YÍBǎI DUŌ NIÁN LǎI DE YĪNYÜN YǎNBÌÀN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的音韻演變

徐宇航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北京市藝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627-1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13

定價: 42.00 圓

目 錄

第一章 潮州方言羅馬字語料及其研究概況	1
1.1 羅馬字語料概況	1
1.2 潮州方言羅馬字語料的研究現狀	39
1.3 研究內容、方法與目的	40
1.4 總結	41
第二章 羅馬字語料的符號與音系	42
2.1 語料對潮汕地區方言音值與符號的討論	42
2.2 語料的符號與音系	73
2.3 19世紀潮汕地區方言音系的構建	123
2.4 總結	150
第三章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的韻母演變	152
3.1 潮州方言鼻音、塞音韻尾研究概況	152
3.2 單純型鼻音、塞音韻尾演變分析	155
3.3 複合型鼻音、塞音韻尾演變分析	167
3.4 ㄣ韻母音節演變分析	172
3.5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韻母演變規則及其次序	187
3.6 總結	188

2 目錄

第四章 潮州方言 19 世紀的音韻層次及其演變	189
4.1 潮州(潮汕)方言異讀現象的研究概況	189
4.2 概念的釐清與研究方法的確定	193
4.3 潮州方言聲母的異讀與層次	200
4.4 潮州方言韻母的異讀與層次	225
4.5 音韻層次分析總結	284
4.6 潮州方言異讀層次一百多年來的變遷	285
4.7 對 Gibson 1886“正音”“白音”之詮釋	289
4.8 總結	292
第五章 羅馬字語料的應用:與方言韻書的比較	294
5.1 方言韻書及其研究概況	294
5.2 《韓江聞見錄》記錄之討論	300
5.3 《潮聲十五音》《潮語十五音》音系討論	310
5.4 《擊木知音》音系討論	321
5.5 總結	336
第六章 結語	339
6.1 本書主要內容	339
6.2 研究未來展望	343
附錄 19 世紀潮州方言常用字同音字彙	345
參考文獻	374
專家評審意見	施其生 403
專家評審意見	陳澤平 406
後記	408

第一章 潮州方言羅馬字語料 及其研究概況

1.1 羅馬字語料概況

隨着航海技術發展，西方傳教士於 16 世紀進入中國傳教。因東、西方語言差異，傳教士佈教之前，須率先學習漢語各種方言。為方便語言習得，受過良好教育的傳教士先用羅馬字拼音描寫當地方言，留下大量方言語音論著、詞典、課本、字彙和方言語法書。有一定方言知識後，傳教士又將《聖經》翻譯成當地方言，留下諸多《聖經》方言譯本。方言習得材料多記錄當時當地日常用語，《聖經》譯本多採用口語句子詮釋經文。這些材料採用字母記音，描寫詳細、內容豐富，較好體現了實際音值，是語音史、詞彙史和語法史的重要研究材料。

具體到潮汕地區方言，現存的羅馬字語料主要來自 19 世紀。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受中國政治、經濟環境影響，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傳教，處於沿海地帶的潮汕地區由於地理原因吸引了不少傳教士的到來，留下眾多記錄方言的語料。根據游汝傑《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一書的總結，當時留下的語料達一百多種。由於文化環境的變遷和時代因素，這些語料多已喪失，僅有零星的資料存於世界各地圖書館。這些資料分佈零散，收集起來有較大困難。經努力，我們已掌握這些語料中的 12 本，包括：^①

^① 語料按出版年代排列。不過，語料的出版年代與編寫年代存在時間上的差異，出版年代晚的語料，不代表編寫年代晚。此問題後文將詳細說明。

Dean, William.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Dean 1841)

Giles, Herbert Allen. 1877. *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pu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trait's Government. (簡稱 Giles 1877)

Field, Adele Marion. 1878.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Swatow: Swatow Printing Office Company. (簡稱 Field 1878)

Goddard, Josiah. 1883.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Goddard 1883)^①

Field, Adele Marion.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watow: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Field 1883)

Duffus, William.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Duffus 1883)

Ashmore, William. 1884. *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Ashmore 1884)

Lim, Hiong Seng. 1886.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Printed at the Koh Yew Hean Press. (簡稱 Lim 1886)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a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Gibson 1886)

Duffus, William and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9. *Sin-Ieh Ma-*

① 此書為第二版印刷語料，第一版於 1847 年出版。

Thai Hok-Im Tsu Tshuan-Tsu (Ek-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Matthew 1889)

The author is unfound. 1896. *Ku-Ieh Tshang-Si Ki Tshuan-Tsu (Ek-Tso Tie-Chiu Peh-U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Genesis 1896)

Steele, John.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簡稱 Steele 1924).

從出版情況來看，這個時期的語料主要出自北美浸信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和英國長老會(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從類型上講，這個時期的語料主要有辭書、教科書和《聖經》譯本三種。Fielde 1883、Goddard 1883、Duffus 1883、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24 屬於辭書，Dean 1841、Giles 1877、Fielde 1878、Ashmore 1884 和 Lim 1886 屬於方言教科書，Matthew 1889 與 Genesis 1896 則屬於聖經譯本。從編寫方式上看，這些語料在體例、內容和特點上有較多相似之處。第一，這些語料皆採用羅馬字標音，相對於只有漢字標記，無音標詮釋的方言韻書，這種語料更能反映當時語音的具體情況。第二，這些語料多附有英文解釋，一些語料還有漢字說明。同一詞彙在方言中有不同說法，或詞彙在方言中有不同的讀音，這些語料也都能如實指出，對音系研究、層次研究、詞彙研究皆有極大作用。第三，由於此類語料創製的目的是為傳教需要而學習當地方言，編寫的傳教士本身也非以潮汕方言作為母語，因而語料中記錄的多是傳教士在當地聽到的日常用語，無“方言韻書出於文人編撰”^①的危險。

① 由於方言韻書是文人為作詩習字而用，韻書的編寫者也多為當地的文人墨客。當代學者(如梅祖麟、李如龍)研究表明，在現有的方言韻書中，不排除部分難字、僻字的字音是文人編書時按照語音、字形情況“推讀”出來的。

1.1.1 語料及語料作者的簡介

如上文所言，來華傳教士多受過良好教育，有的還具有語言學專業訓練背景，是頗具造詣的漢學家。長期的旅外生涯，更讓他們積累了豐富的語言習得經驗，因此多數傳教士掌握了較強的審音、記音能力。以下我們對語料及其作者情況進行考察，為後文研究語料做一鋪墊。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譯作《潮州方言第一課》，下稱 Dean 1841) 作者是北美浸信會傳教士 William Dean (1807—1895)。該書 1841 年在泰國曼谷出版。全書正文共 48 頁，側重方言詞彙和短句的描寫。封面有中文“潮州話”^①字樣，扉頁附有 William Dean 所作英文序言。序言非常具體，共分 6 段。首段介紹 Dean 1841 對記錄潮州話的首創性，第 2 段主要介紹“潮州”的地理位置，並指出“潮州話”與同屬一省的廣東話差別很大，反而與鄰省福建方言有相似之處。第 3 段說明生活在泰國曼谷的華人很多，其中更以講“潮州話”居多的事實。第 4 段介紹該書以羅馬字母記錄“潮州話”語音，主要記錄“潮州話”口語詞彙，更指出該書只是初步記錄“潮州話”，不記聲調的特徵。第 5 段闡述 Dean 1841 的體例：詞條按英文、漢字和“潮州口語”羅馬字注音排列，部分詞語依字母次序排列，有些詞彙後還附帶例句，以明確詞彙的使用場景。最後一段指出該書的編寫對象為潮州方言的初學者。19 世紀來華傳教士編寫中國各個方言地區的語料甚眾，Dean 1841 則開了傳教士編寫潮汕方言語料的先河，因此有學者稱該書為“第一部使用羅馬字注音的潮汕方言文獻”。^②

① 傳教士一般將潮汕地區方言稱為潮州話。我們遵照語料敘述，在此章中引用語料說法時一律直接引用傳教士所言之“潮州話”“潮州方言”。但此處的“潮州話”“潮州方言”，與下文我們經過音系論證所得出的潮州方言，具有不同的含義和範圍。

② 莊初昇、陳曉丹，2009，《19 世紀以來潮汕方言的羅馬字拼音方案》，第八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 587 頁。

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 是前英國駐華外交官、著名漢學家、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 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①所編。Giles 精通中國語言及文化，編寫過語言教程、工具書，也翻譯過中文作品，並發表過關於中國語言及文學的雜論，漢語水準甚佳。同時，Giles 是“威妥瑪—翟理斯漢語羅馬字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②的修訂完成者。不過，出版於 1877 年的這本語料並沒有用威妥瑪—翟理斯漢語羅馬字拼音系統進行標註。估計由於該書出版之時，威妥瑪—翟理斯漢語羅馬字拼音系統並未修訂完善，故沒有採用。Giles 1877 全書正文 57 頁，該書與 Dean 1841 一樣，只記聲韻母，不記聲調，該書以記錄方言短句為主，全書只有英文和羅馬字對應翻譯，無漢字說明。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為 Adele Marion Fielde (1839—1916，中文名斐爾德，又稱斐女士)於 1878 年完成出版。斐女士是北美浸信會派遣到粵東地區傳教的女傳教士，她在 1873 年抵達潮汕地區，並在汕頭礮石地區開辦“女子聖經培訓學校”，創粵東女學之先河。由於居住粵東多年，執教辦學，體察百姓疾苦，斐女士與當地居民結下深刻友誼，且對粵東地區的風俗、文化、民生瞭解頗深。她於 1894 年出版 *A Corner of Cathay* 一書，敘述了自己在粵東的所見所聞，詳盡記錄了粵東風土人情，並對某些社會問題進行探討。該書存在對我們瞭解 19 世紀粵東風土民情，具有極大價值。斐女士編寫的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正文部分有 200 頁，正文前有此書音系

① 翟理斯介紹參莊初昇、陳曉丹，2009，《19 世紀以來潮汕方言的羅馬字拼音方案》，第八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 590 頁。

② 威妥瑪—翟理斯漢語羅馬字拼音系統廣泛地運用在音譯中文之中。在漢語拼音方案尚未誕生之時，該拼音系統為中文主要的音譯系統。參考 Krieger, Larry S. & Neill, Kenneth & Reynolds, Edward. 1997. *World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Illinois: D.C. Heath and Company. P82。

介紹，正文之後還附詞彙索引。此書對方言的口語讀音聲母、韻母和聲調都做了詳細記錄，並側重口語句子的教習。作者將每一頁的頁面分爲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爲詞彙，以漢字、羅馬字注音和英文釋義的次序編排；第二部分爲句子，以英文和羅馬字對譯的方式編排，無漢字說明。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和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兩本書一脈相承，都是 Adele Marion Fielde 所編。與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讀音、句子並重的描寫不同，*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側重的則是漢字讀音和意義解釋。Fielde 1883 全書 631 頁，收錄 5442 個漢字，以羅馬字讀音爲編排順序，用羅馬字母標註方言字音及其所成詞句，並以英文釋義，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字義解釋字典。該書還有一個重要特色：收錄標準漢字的同時也收錄方言漢字，還收錄了大量潮汕方言特有的雙聲疊韻詞，對瞭解當地生動活潑的語言文化有較大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找到的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是北美浸信會傳教士 Josiah Goddard (1813—1854，中文名簡稱高德) 於 1883 年再版的語料，出版地爲上海北美浸信會出版社，第一版於 1847 年出版。高德 1835 年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1839 年抵達曼谷，爲當地華人傳教，後又轉至寧波繼續傳教工作。此書就是他在泰國時的作品。全書正文 174 頁，正文前附 6 頁“自序”，正文後附 1 頁“部首表”。“自序”介紹符號音值、發音特點及潮州話口語音與讀書音異讀等問題，並分析聲調及變調現象，最後指出潮汕方言存在文白異讀，且說明該書記音以“白讀音”爲主。此書正文按羅馬拼音順序排字，只記聲母、韻母，不記聲調。每頁分兩欄排版，同聲、韻母條件下列出漢字，

在漢字右邊用英文對該字字義進行解釋，同義字以符號“}”標明。全書體例類似不考慮聲調因素的同音字表。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是英國長老會傳教士 William Duffus(? —1894) 1883 年出版的作品。全書正文 302 頁，正文前面附前言、注音解釋和勘誤表。前言還指出，該書基於 30 多年前 Lechler(中文名黎力基)的手稿修改完成。這一說明使得該書的音系年限提前，在後面進行論述 19 世紀 40—50 年代音系時，我們也將參考該書。此書正文按英文 26 字母次序排列詞彙，以羅馬字注釋英文單詞的潮汕方言白話音，是一本方便以英文詞檢索潮汕方言讀音的著作。此書記錄方言的聲韻調，無漢字解說。

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為北美浸信會的傳教士 William Ashmore(1824—1909)於 1884 年編寫出版。值得注意的是，William Ashmore 雖為浸信會傳教士，但他的這本著作卻在英國長老會出版，可見當時的傳教士彼此間在語料編寫上有所聯繫，相互借鑒。該書文如其名，主要是教習方言句法的著作。全書正文 155 頁，正文前附讀音解釋、勘誤表，並且用較大篇幅討論了方言的“實字、虛字”以及造句規則等問題。此書以詞性和句子類型為坐標，分章節進行記錄。該書介紹中提到其收錄的句子以日常口語為主，實為探討一百多年前潮汕地區方言語法不可多得的材料。

與其他語料的編寫者不同，*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是由以華人 Lim Hiong Seng(生卒年不詳，中文名音譯為林雄成)於 1886 在新加坡古友軒(Koh Yew Heanm Press)出版。由書的扉頁介紹可知，Lim Hiong Seng 為海峽殖民地法院的翻譯。該書正文前附有中英文前言，英文前言指出作者本身通曉潮州話，且該書主要記錄潮州話口語。中文前言更是指出“此書乃彙集英潮土語，專為英人學習潮

語，潮人學習英語”。該書正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以詞性，詞彙和句式的主題劃分，記錄方言口語詞彙和句子，共 169 頁；第二部分為詞彙表，以英文、羅馬字注音和漢字三者對譯的形式編寫，並以英文單詞字母次序排列，共 107 頁。正文前也附有注音解釋、勘誤表和目錄。作為母語使用者，Lim Hiong Seng 編寫語料更有優勢，他的判別能力可以減少許多誤記、發音人誤讀等情況帶來的錯誤。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as 是英國長老會傳教士 John Campbell Gibson (1849—1919) 的作品。John Campbell Gibson 畢業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漢學基礎頗深，在中國南方傳教多年，作品除方言字典外，還有 *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 (1902, 中文譯名《華南地區的傳教問題與方法》) 等介紹傳教工作的書籍。從書名可以看出，Gibson 1886 是一本索引式字典。該書旨在服務於另一字典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按照作者的說法，Gibson 1886 的作用在於引導有志於學習潮汕地區方言的學生習得基本的方言字音，為進入 Dr. Williams 和 Dr. Douglas 的字典作準備。^① Gibson 1886 正文 171 頁，正文前有長達 18 頁的引言討論潮汕地區方言讀音特徵、異讀情況及字音層次等問題。引言之後還附漢字部首列表、部首俗名表和勘誤表共 8 頁。作為索引式字典，Gibson 1886 採用部首排列法編寫，將漢字按 214 個部首排列，每個字右邊以羅馬字註方言音標，字的上、下方分別以數字標明其在 Dr. Williams 和 Dr. Douglas 字典中的頁碼。該書選字沒有英文註釋，全書正文以漢字和羅馬字為主，外加標註頁碼的阿拉伯數字。同時，由於在選字上參考

① Dr. Douglas 著有字典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參考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ntroduction P5.

了《康熙字典》，^①並聽取當地文人的意見，該書記錄了不少方言“正音”，為我們考察 19 世紀方言的異讀現象帶來了便利。不過，該書夾雜方言字與異體字，有時同一義項用不同漢字表示，加之沒有英文等輔助解釋手段，分析時須細緻甄別。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是 20 世紀初期的作品，由英國長老會傳教士 John Steele(1849—1919)於 1909 年完成，並於 1924 由汕頭英國長老會出版社出版。書的扉頁上除了英文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和版本介紹外，還有中文書名《潮正兩音字集》以及“粵省潮音類列，北方正韻編行”的說明。正文前有 1909 年由作者 John Steele 寫的英文版編寫介紹和注音說明，介紹說明之後還附出版補正該書的匿名社員寫的中文序言。英文序言討論聲韻調標識方法並指明該書依“澄海音系”而作，同時說明該書的漢字註釋多參考 Gibson 1886，中文序言稱頌汲約翰牧師闢潮正字音對譯之功，稱該書“實為潮音之準繩”，同時又對該書的編寫方式等做詳細介紹：“先將同音之字。盡為搜集。各歸類列。循序挨次。貫串成編。亦用羅馬字。於每行之首。註明潮州本音。中央註準定正音。右邊又註潮州別音。”由序言可見，該書為記錄當時官話和潮汕地區方言讀音字典。考察全書內容可知，該書以羅馬字閩語音注音字母為序，排列類似於現代方言學者所作的“同音字表”。所不同的是，字表還附加當時的官話讀音和潮汕地區該字的“正音”“別音”。全書正文 293 頁，正文後附 3 頁“字元順序排列筆畫表”和長達 85 頁的漢字檢索。此書與 Gibson 1886 相似，皆屬不以英文為編寫參照系的著作，且記錄了不少方便異讀層次考察的方言“正音”。同時，該書在用字上也頗具特色，書中使用通行繁體

① 參考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ntroduction P5.

漢字的同時加入了一些方言俗字，這些俗字有的在現代的潮汕地區還在被使用。這一點也與 Gibson 1886 相同，我們在整理的過程中須多加分析和甄別。

與上述專門記錄方言情況的語料不同，*Sin-Ieh Ma-Thai Hok-Im Tsy Tshuan-Tsy (Ek-Tso Tie-Chiu Peh-Ue)*（《新約·馬太福音書全書（譯作潮州白話）》）與 *Ku-Ieh Tshang-Si Ki Tshuan-Tsy (Ek-Tso Tie-Chiu Peh-Ue)*（《舊約·創世記全書（譯作潮州白話）》）不以記錄方言材料為目的，而是將《聖經》資料翻譯為潮汕地區白話，以方便傳教。其中，Matthew 1889 的作者為上述資料曾提及的 William Duffus 和 John Campbell Gibson，並於 1889 年由英國長老會出版。全書正文 90 頁，直接用羅馬字將《新約·馬太福音》內容翻譯為潮汕土白，沒有英文註釋。該書正文之前附有用羅馬字標註書名、出版地點、印刷人以及出版日期的封面。Genesis 1896 則因書頁脫落等原因遺失了作者資料。在我們今天可以找到的版本中，沒能見到該書的作者姓名及其他情況。Genesis 1896 全書正文 138 頁，與 Matthew 1889 相同，Genesis 1896 正文之前也附有以羅馬字標註書名、出版地點、印刷人姓名及出版日期的封面。且該書也以羅馬字直譯《舊約·創世記》內容，全書無任何英文或漢字註釋。《聖經》譯作以當時當地白話翻譯經文內容，不僅記錄字音、詞音，且記錄語句，本可以作為考察 19 世紀潮汕方言語法現象的重要參考資料。但據相關學者（陳澤平，2010）研究，傳教士翻譯《聖經》資料與客觀記錄方言字詞不同，他們考慮如何“準確傳達上帝福音”多於考慮語句的地道和通順，因此這些資料有“硬譯”的嫌疑。^① 基於此，

① 陳澤平指出：“傳教士譯《聖經》的時候，考慮最多的是‘信’，即如何忠實地傳達‘上帝的福音’。不僅要直譯英文版的《聖經》，還講究譯語是否與希伯來文、拉丁文版本切合，至於譯語本身是否自然流暢則往往被忽視。更糟糕的是，一些傳教士出於西方人的優越感，有意無意地漠視漢語內在的規範要求，放任‘硬譯’。”引自陳澤平，2010，《19 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之語言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23 頁。

以《聖經》譯作考察字詞讀音尚可，若運用這些資料研究語法現象，則須謹慎甄別，以免受“硬譯”成分左右。也因此，本文在考察 19 世紀潮汕方言情況時，以上文列舉的其他 10 本語料為準，這兩本《聖經》譯作，僅列作參考，如譯作內容與其他語料相衝突，則以其他語料為準。

1.1.2 語料與語言點的對應關係

從上述我們列舉的書名來看，有的語料記錄潮州(Tie-Chiu)話，有的語料記錄汕頭(Swatow)話。而潮汕地區方言具有內部差異(參李永明, 1959; 林倫倫, 1996 等)。同時，所謂的潮州、汕頭，狹義上指潮州市區、汕頭市區，廣義上卻包括其所轄的諸多縣鎮。那麼，語料所記錄的方言，到底是那個地區的方言？或者說，傳教士語料雖夾雜多方音系特徵，但有沒有以哪個地方的音系為基礎音系？為解決此問題，我們從兩方面考證。第一，從語料本身的敘述入手，查看作者對語料記錄點的描寫說明，以確定方言點。第二，從語言本身出發，由於現代潮汕方言具有內部差別，通過這些差別與語料特徵的比對，確定語料記錄地點。

1.1.2.1 語料編寫者對語料代表音系的介紹

如上文所言，作者在正文之前都有相關篇章介紹語料基本情況，包括對記音地點的說明。1841 年的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u Dialect* 編者對音系記錄地點這樣描述：“潮州是構成廣東省十縣之一”，^①當時的汕頭尚未開埠，只是潮州府澄海縣界下的濱海村落。^②無獨有偶，1878 年的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在介紹羅馬字注音的時候也提到：“同一個詞在不同的地方發音差別很大，此書我們採用

① 原文為 Tie-chiu is one of the ten counties constituting the province of Canton.

② 參考趙春晨, 1995, 《汕頭開埠史實考》, 《潮學研究》(3), 汕頭: 汕頭大學出版社, 第 154—170 頁。

府城的讀音。”^①此時的汕頭開埠不久，其地位並不顯要，這裏提到的“府城”，當是自古以來的粵東首府潮州城。同時，1883年本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在描述其選詞原則時也說了與 Fielde 1878 相似的話：“對在汕頭區域出現的許多方言不同說法，我們選擇的是潮州府城說的方式，那些不常用的說法則不收錄。”^②這句話既道出該書選詞的方法的同時也告訴我們，當時編寫語料多依照“潮州府城”，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潮州市的標準。同年出版的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一書在其介紹羅馬字注音體系的時候也提到：“潮州地區每個鄉村的語言皆有個性，這個地方的常見說法，在其他地方就卻不為人所知，因此字典中出現的讀音以該地區的首府潮州府為準。”^③1886年出版的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在序言的第四部分也曾強調：“潮汕地區方言具有內部差異，我們選擇的是府城方言。”^④同年出版的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則直言該書音系參考來自府城區的秀才陳治安。^⑤而兩本《聖經》譯作 (Matthew 1889,

① 原文為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me word varies greatly in the different districts. That followed in these lessons is that of the departmental city.

② 原文為 From many varieties of dialect found in the swatow region that has been chosen which is spoken in the city of Ch'ao-chow-foo; and no words or phrases not current there have been knowingly admitted.

③ 原文為 Each village and hamlet has modes of speech peculiar to itself, and many words that are in common use among the people of one locality, are unknown to those in another. The pronunciation given in this Dictionary is that of Chau-chau-fu, the Departmental city.

④ 原文為 From the various dialects in the Swatow region that of the Departmental city know as Ch'ao-chow-foo (or Tie-chiu-hu in this dialect) has been chosen.

⑤ 參考 Gibson, John Campbell.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a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ntroduction P6.